

July 2014

## Fredric Jameson's "National Allegory": A Defense

Qin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Qin. 2014. "Fredric Jameson's "National Allegory": A Defens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4): pp.211-21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4/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一个辩护

王 钦

---

**摘 要：**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新考察了美国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提出的“民族寓言”概念和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批评者们的论述，认为大多数批评者对于杰姆逊的批评出于一个关键的误读，即将“民族寓言”从形式层面转换到内容或主题层面。与此相对，本文提出从形式出发理解“民族寓言”可以使人们在当今的文学和政治语境下重新讨论第三世界文学与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激发“民族寓言”这一批判性概念的潜能及其政治上的激进性。

**关键词：**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民族寓言； 第三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王钦，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和政治哲学。电子邮箱：qw312@nyu.edu

---

**Title:** Fredric Jameson's "National Allegory": A Defense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reading of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 Fredric Jameson's famous essay 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this essay re-examines his concept of "national allegory" and several criticisms of the concept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s, of which Aijaz Ahmad is exemplary. It attempts to show that most critics misleadingly translated Jameson's concept from the dimension of "form" into the dimension of "content" or "them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 and claims that 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his approach may shed some new light on current discussion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rd-World literature and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reading may reactivate the potentialities and refreshes political radicalness of the critical concept "national allegory".

**Key words:** Fredric Jameson; national allegory; the Third-World literature

**Author:** Wang Qin is a Ph. D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10012, USA). Hi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mail: qw312@nyu.edu

---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引进中国以来，“民族寓言”已经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了，它与我们太过接近，以至于反而不容易把握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当初提出这个概念时，其背后所含的问题意识，以及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激进的政治性。事实上，一般人们对于“民族寓言”这个概念的谈论和使用方式，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出于对杰姆逊的误解——这些误解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批评（或赞同），究竟和杰姆逊的文本还有多大关系。在文本效果层面上，这些误解带来的悖论是：

一方面，“民族寓言”固然是一个绕不过去、因此也是充满争议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在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上，似乎又没什么好争论的——我的意思是，似乎只要把杰姆逊的论断做个限定就可以了：第三世界文学可以是民族寓言，同时也是些别的。似乎我们只要给杰姆逊的论断做个限定，把“所有第三世界文学都必然是寓言性的”这句话中的“必然”去掉就可以了。但我的看法是，这样做恰恰背离了这一概念的全部意义。尽管杰姆逊本人时常强调“民族寓言”在认识第三世界文学时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但他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论述涉及的更

多是文学本体论层面,而不仅是在认识论层面探讨问题。当杰姆逊提出第三世界文学必然是民族寓言的时候,“民族寓言”就是第三世界文学的本体论规定,而不是一个谓述性的范畴。因此,我的这篇文章试图做的工作,就是通过重读杰姆逊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重新考察“民族寓言”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及其政治上的激进性。

对于杰姆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的批评几乎和“民族寓言”这个概念一样悠久(如果不是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了的话)。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可以见到来自各个学科背景的批评家(主要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杰姆逊这篇文章的批判,例如可以看看刘禾下面的这段话:“詹明信的假说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而非纯属谬误,因为它运转于第一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取向和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实践中”(267-68)。在这里,比起刘禾的具体批判指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从一开始就认定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论断是错的。读者的任务因此不是检验杰姆逊论断的有效性或可证成性,而是阅读这一错误的症候性意义。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熟悉的故事:一个欧洲白男人面对他所热爱的、那些来自文化和政治上的“他者”的文本,试图给出善意的解读,但终究只能再次扭曲真实并以颠倒的方式巩固既有权力关系。

刘禾一开始就认定杰姆逊的论断是错的,相当程度上源于她对艾哈迈德(Aijaz Ahmad)的接受。事实上,后者对杰姆逊这篇文章的批评或许是最为有名的——他在文中指出,杰姆逊的文章归根结底带有性别色彩和种族背景(Ahmad 3-25)。当然,艾哈迈德的文章要比这一结论复杂和全面得多,在进入杰姆逊的文本的时候,我会详细考察艾哈迈德的批判。但在此之前我想先简单地探讨一下上面这个具体的批评。很多批评者都反复指出,杰姆逊的文章忽略了种族解放问题、区域斗争问题、性别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无法被纳入“民族寓言”这一范畴,却实实在在地在第三世界现实中发生着的问题。

我认为这种批评的根本问题如下:批评杰姆逊忽略了“民族解放经验”之外的许多其他重要议题,其实预设了一个过分简化而轻率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性的对于“民族寓言”的理解,因为根据杰姆逊在文章中一个重要注释的说法,所谓“民族寓言”事实上正是“对于总体性的(认知)测绘的一个形式”(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88)。换句话说,“民族寓言”应该被理解为形式而非主题或内容——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大多数批评者恰恰有意无意地在解读这个概念的时候将“形式”置换为“主题”。例如,在艾哈迈德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在1935年至1947年这段通往解殖的关键岁月中,我无法设想有任何一篇乌尔都语小说会在任何直接或排他的意义上涉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就我所知,那个时期

的所有小说都首先是关于其他事情的[……]反殖民主义的主题被包裹在许多小说中,但从来不是一个排他性甚或主导性的重点”(Ahmad 21)。我下面会回到“民族寓言”与“认知测绘”的关系问题上来;这里只需提及一点,即在认知测绘的视野下,“民族寓言”无论如何也无法被限定或化约到“主题”和内容层面。像艾哈迈德和刘禾那样将趋于斗争或女性权利斗争与民族解放经验对峙起来,并以此反对“民族寓言”的提法,其实是在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僵化和限制一系列非常灵活的概念,如“民族”、“阶级”、“性别”,而在杰姆逊的论述中,这些概念从不曾稳定化为去历史的理念。<sup>①</sup>

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提出的论点如下:杰姆逊的“民族寓言”概念应当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装置,它在文学的意义上对跨国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尽管出于或正因为具有这种文学性,当第三世界文学在本体论上被把握为“民族寓言”时,它的作用便在于打断由资本主义文学文化机制所(再)生产、控制并稳固下来的意指链。说第三世界文学是政治的,不仅是因为它在内容上(可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相关,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的结果,以及对这一结果的抵抗。在杰姆逊文章中被确立为所谓“第一世界”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出、并不断再生产着第三世界文学这一“他者”,第三世界既是资本主义的贱斥的(bject)他者,同时也是它自身的无意识。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机制,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便是一个形象/幽灵(apparition)的角色;通过“民族寓言”,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的运用形式,既因此成为“非意指”的、断裂的形象,也因此获得其特殊的集体性和政治性。

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杰姆逊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这篇文章有一个奇怪的出发点(或者确切地说,有两个出发点):杰姆逊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重新燃起热情,另一方面则是西方读者为何难以接受和欣赏第三世界文学。艾哈迈德批评杰姆逊在其后的论述中将焦点从课程改革问题转移到“认知审美”问题上并为此引出很多棘手的麻烦,其实是忽略了杰姆逊文章的双重出发点。在我看来,杰姆逊对于既定的西方经典文本体系和学科建制的挑战恰恰应被理解为一个迂回线路——像游击队与敌人周旋时经常做的那样,隐蔽而猝不及防地采取种种包抄和偏离的行进方式——简言之,杰姆逊关于课程改革的论述正是这样一个长线迂回战术,目的在于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下重新提出民族主义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牢记下面这一点:如今要想确切进入民族主义的问题性,就必须考察第三世界文学。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将过去的、既有的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套用在“第三世界文学”上面。但“民族主义”的论述线索似乎在文章接下去的部分里中断了,因为杰姆逊另起

一头开始谈论学科建制和经典文本的问题。只有在文章末尾处,我们发现一段与上述两个出发点都遥相呼应的话:

面对全球另外三分之二的日常现实,我们很可能会感到“事实上那里根本没什么吸引人之处”。但我们决不能听凭自己的感觉而不认识到它最终那嘲讽性的结论:“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共同体相互依赖的原则上的”。(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86)

洞察如艾哈迈德当然不会忽略这段话中“共同体”这个微妙的词。问题似乎在于,杰姆逊在文章开头谈论的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而后他将话题转移到共同体上去,仿佛民族主义和共同体之间可以直接划等号。我们可以再引一段被艾哈迈德视为颇具症候意义的话,这里杰姆逊又在“民族主义”、“共同体”之外加上了“集体性”：“讲述个体故事和个体经验必定会最终牵涉到关于集体性经验本身的整个繁复的故事”(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85-86)。这种混用,或者说这些语词之间的可互换性,为什么成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之间可以划等号?艾哈迈德没有转而思考这一点,而是认为,“如果我们将民族这一观念替换为更大的、更不受限制的集体性观念,并且,如果我们不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思考寓言化过程,而是将之简单视为公共与私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寓言化决不是所谓第三世界所特有的”(Ahmad 15)。为检验这一批评对于杰姆逊的文本是否公正,我们就得考察杰姆逊关于“民族寓言”之为第三世界文学的本体论规定的著名论述。这个被人引用过太多次的说法(或许有些引用者对于杰姆逊这篇文章的认识仅止于这个说法)非常简短,而且清晰:

我的论点是,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必然是寓言性的,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它们都该被理解为我所谓的民族寓言,即便(或者说)尤其是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据主导的西方表征机制(例如小说)中发展出来的时候。(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69)

一个有意思的阅读症候是,几乎所有批评者都未曾把注意力放在“即便”这后半句补充性的话上面。杰姆逊的话语本身再清楚不过了: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因为是西方文学机制催生了第三世界文学,并反过来被后者所瓦解。对于西方文本,第三世界文本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替代性方案;相反,它们是嫁接于西方文本之上的“去地域化”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世界文学具有所谓

“寓言性精神”:它们是“极端不连续的,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具有梦的多义性,而非符号的同质性表征”(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75)。当有些批评者指出杰姆逊不仅将“错误的力量感赋予第三世界文学”,而且将“所有非西方世界的写作都化约到一个整齐划一的审美向度”(Palakeel 102)的时候,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允的,因为在批评杰姆逊没有正确处理第三世界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时候,批评者就已经预设了两点颇成问题的前提:一是存在一个稳定的、固化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对于文学审美性的理解;二是如杰姆逊所说,这种从审美出发的路向,哪怕最终试图为第三世界文学辩护,也仅仅推进了错误和自我挫败,因为其武器恰恰是从敌人那里借来的——即试图从西方文学建制的既定标准出发来思考第三世界文学。

这就将我们带到之前提到的杰姆逊文章的第二个出发点。杰姆逊认识到,对于那些试图为第三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和审美性辩护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日常的、读者接受层面的困难始终绕不过去:“第三世界小说无法提供阅读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满足;更为有害的或许是,这可能使我们想起自身第一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的那些阶段,并使我们得出结论说,‘他们还在写德莱赛或安特逊(Sherwood Anderson)那样的小说’”(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65)。杰姆逊认为,读者接受的困难、对于第三世界文本缺乏同情,根本上源于西方读者对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恐惧,他们害怕如下可能性:即一旦“充分地”阅读第三世界文本,“我们就不得不放弃(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对我们个人来说弥足珍贵的东西,不得不承认一种我们非常陌生、因此相当骇人的存在方式和境遇,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66)。换句话说,第三世界文学能使西方读者注意到,由西方世界(即资本主义系统)所生产和不断持续再生产的“中心主体”和自我认同的同一性逻辑其实存在着内部的分裂和盲点,能使西方读者采取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立场。第三世界的生活方式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所无法吸纳的“物”既外在于它又内在于它,既是他者又是与西方主体过于相似、过于接近的一种存在。我们肯定记得《鲁宾逊漂流记》中,当鲁宾逊看到一些人类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时的反应:他感到万分恐惧,试图说服自己这脚印其实是自己以前留下的。他所恐惧的是食人族——既是人类又不是人类,既和他相似又因此无比陌生。他竭尽全力要中和他的恐惧,要将这不可解释的、幽灵般的、又是无比熟悉的人类的脚印纳入他的认知逻辑之中。同样,对于西方读者而言,第三世界文本是否是一种食人族般的存在呢?陌生、落后、野蛮,同时又与自己有着这样那样的相似性?第三世界文学的脚印,这道陌生的痕迹,暗示着什么样的生活,与第一世界的生活是什么关系?他们“对此

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杰姆逊的“民族寓言”概念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提出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概念进行比较。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于卡夫卡的出色解读中,“小文学”包含几个特征:首先,和第三世界文学一样,小文学不是外在于“大文学”或主流文学的一个替代性实体,而是内在于后者的“小型”实践。“小文学”的语言具有“高度的去地域化系数”(Deleuze and Guattari 16)。其次,“小文学”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这里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分析与杰姆逊也非常相似:“(小文学的)拥挤空间迫使个体设法直接 with 政治挂钩。个人的考虑因此变得更为必须、不可或缺,也更为宏大,因为有一整个另外的故事在其内部振荡”(17)。第三,“小文学”具有集体价值。两位作者指出,“小文学”实践中体现的“才智的匮乏”是一项优点而非缺点,因为它允许“每个作家个体所说的话”能构成一个“共同行为”并就此带上集体性色彩。回到杰姆逊的出发点,即西方读者可能会觉得第三世界文本枯燥、不吸引人,我们可以说,这种缺乏吸引力、缺乏繁复精致的写作技巧,恰恰不是第三世界作者落后于第一世界作者的标志,而是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性强度的标志。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论述中明确提到了“第三世界”作为一个逃逸路线、一种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去地域化形式:

我们也可以说,“小”指的不再是具体的文学文本,而是指位于所谓“大文学”(或既成的文学)核心部位的文学的革命性条件。[……]写作就像一条挖坑的狗,一只钻洞的耗子——为了找到自身的不发达性,找到自身的方言、自身的第三世界、自身的荒漠。(18)

这段话似乎完全可以放在杰姆逊的文章中;不过这里有一个困难。我们看到,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论述中,“不发达”和“第三世界”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但杰姆逊这里,“第三世界”一词的用法却不断在隐喻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摆动。举个例子:杰姆逊在另一篇文章中采取了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几乎相同的立场,他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美国自身内部开始思考并探讨一个内部第三世界和各种内部的第三世界声音的出现”(“Modernist Papers” 156)。但另一方面,杰姆逊似乎又的确确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在实体的意义上理解第三世界,比如下面这句话:“我们最好诚实地面对全球范围的分裂事实”(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67;)。作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被压抑和反抗性的实体,这个充满了各种性别斗争、种族斗争——当然还有民族解放斗争——等等经验的所谓“第三世界”区域,在它 with 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的关系中占据或毋宁说建构了一个非常

独特的政治拓扑学位置,这个位置如何与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相联系,仍然是不清楚的。根据艾哈迈德对于杰姆逊的批判,我们可以概括说这里出现的困难主要有两层:首先,如果“民族寓言”的提法不被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地理边界内,那么所谓“第三世界文学”也同样不应该被限定在地缘政治规定下的“第三世界”之中。恰恰相反,人们有充分理由期待第三世界的文学实践作为一组弥散性的、非同一性的、拆解性的力量,存在于资本主义这个总体性体系的核心位置。另一个麻烦是,杰姆逊似乎根据生产模式来界定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而第三世界却是通过“民族斗争经验”来界定的。艾哈迈德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人类历史的构成性要素都存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却在第三世界阙如”(Ahmad 6)。并且,在比较了第三世界文学与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提出的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之后,艾哈迈德得出结论说,“之前被当作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者是公共和私人的结合,后者是公共和私人的分离)的差别的理论表达之物,如今被转化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异”(14)。

上述所有针对杰姆逊的批评若要有效,我们就必须接受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确实存在着一个“第三世界”实体,它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实体,而且更是这样一个实体:我们可以将“第三世界文学”化约为或回溯到这个实体那里,这个实体是第三世界文本的起源(哪怕第三世界文学最终被证明无法呼应这个实体)。而一旦这一联系被解开,一旦我们将杰姆逊的地缘政治论述扭转一定角度,就可以发现另一种或许不会引出上面这些麻烦的解读方式。在我看来,这种解读便是将“第三世界”本身,在它 with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关系中,进行寓言式的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次回到之前的一句关键引文,这次把它放在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理解:

事实上——这是我论辩的关键点所在——我们一生中确实都在“阅读”许多不同的文本,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我们都花了大量精力在大众文化的力场之中,这种文化与我们的“经典文本”截然不同,我们在不可避免的分裂社会的各种分隔中,过着至少是双重的生活。我们要注意到,从根本上说我们甚至比这种状况更为分裂;我们该做的不是紧紧抓住这个特殊的“核心主体”的幻象,或是那统一的个体同一性,而应该诚实地面对全球范围的分裂事实;在这里,我们至少能够在文化上开始面对这个事实。(66-67)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杰姆逊事实上并没有强调三个世界区分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毋宁说,他认为重要

的是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对峙所带来的教育 (heuristic) 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世界读者)的社会本身就是分裂的,“我们”的同一性本身就是分裂的,是一个虚构的幻象。用列宁的语言说,第三世界文学可以被视作资本主义文化整体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这一点体现于杰姆逊接下去的论述中“混淆”了西方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间那貌似清晰的区分。在把第三世界文学界定为“民族寓言”之后,杰姆逊令人惊讶地补充说,寓言性结构“与其说在第一世界文化文本中阙如,不如说它们是无意识的存在”,因此它们“必须通过阐释机制才能被破译,而这必然要求对我们当今第一世界的处境进行整体的社会和历史批判”(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79-80)。现在,“直接”文本和“间接”(或者说“经过中介的”)文本之间的区别被转化为“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别(80)。从根本上说,第三世界文学是一个借以勘测和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分裂状态的概念装置。

当我说“第三世界”一词应在寓言的意义上、而非隐喻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时候,我的意思可以见于杰姆逊的一个论断:“第三世界”等同于“自然”。正是自然的消失和第三世界“本身”的消失,显示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杰姆逊明确地将此关联表达如下:“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可以描述为一个特定时刻:资本主义终于抹去了自然在古典资本主义下残存的最后痕迹:也就是第三世界和无意识”(“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207)。<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世界”标志着一个时间性,而非某个空间位置,因为当它被资本主义进程穿透的时候,一方面它显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时间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不同的抵抗斗争,它将一个不妨称之为“非时间性的时间性”维度、一个非线性的自我反思的维度,嵌入资本主义扩张的同质化时间进程之中而不落入德勒兹所谓的资本主义“再地域化”过程。全球范围的分裂意味着存在着至少一个永远无法被接上的断裂因素,一种永远无法弥补或赶上的滞后状态。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将第三世界,就其与第一世界的关系、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的关系而言,描述为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所谓的“贱斥”之物 (the abject),对于他者和自我而言,它的存在是一种污染、感染、遮蔽,同时也是一种揭示:“贱斥之物借以存在的便是一排泄者 (deject),它放置 (自身)、分割 (自身)、定位 (自身),因此不断偏离而非找到自己的定位、欲求、归属或拒绝”;“贱斥的时间是一种双重时间,或是双重化了的时间,一种不断增值的、非时间的时间性”(Kristeva 8;9)。

非同一性的、异质的、不可总体化的第三世界一方面被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遭到后者不断排斥、排泄和卑污化、贱斥化,这种既远又近、既无限相似又充满绝对的他异性的存在方式,使得第三世界对于资本主义的总体化进程而言变成一个集体性的幽灵或幽灵般

的、毋宁说幽灵学 (hauntology) 的集体性 (在此“集体性”就等同于“民族性”甚或“民族主义”,或者说应该用这种集体性来重新界定“民族性”,重新打开“民族主义”问题;因为在幽灵学的意义上,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实体性规定——土地、种族或语言——可以构成本体—神学的 [onto-theological] 基础),它比社会主义阵营更为激进,恰恰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自我的无意识,而不是外在于这个总体的替代性方案。沙滩上的脚印将成为鲁宾逊永远无法合理化和知识化 (也即同一化) 的挥之不去的梦魇。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强度不是体现在各个主题内容的层面上 (民族斗争也好、种族斗争也好、性别解放斗争也好),而恰恰体现在其内容的空洞性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杰姆逊说第三世界文学是直接的、非中介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主题——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能够被如其所是地把握;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叙述可以脱离开政治的生死斗争的领域。第三世界文学通过“非时间的时间性”直接介入这场斗争,而不仅是用文学笔法来描述或再现斗争经验。第三世界文学的内容的空洞性是说,与文学内容相关的一切都必须通过第三世界文学在述行意义上的 (performative) 政治强度和政治介入来理解。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暂时的结论性论述。正如第三世界是资本主义的真理那样,第三世界文学也是西方文学的真理 (“Modernist Papers” 157)。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上面所有这些关于“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讨论和“民族寓言”相关呢?前面已经提到,“民族寓言”不过是“认知测绘”的一种审美形式。在杰姆逊看来,所谓“认知测绘”的任务在于“使个人主体能获得一种境遇中的表征方式,在特定的境况中表征那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法表征的社会结构组合的总体性”(“Postmodernism” 51)。就第三世界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既内在又外在的关系来说,它不像很多批评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关于民族的寓言,而恰恰是一个同语反复。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一切寓言都是民族性的、甚或民族主义本身不过是一个寓言。相反,我认为在第三世界文学中体现的“民族性”,就像杰姆逊经常强调的那样,恰恰表达了那种位于资本主义内部、却具有摧毁资本主义同质性幻象的力量。进一步说,呈现寓言性质的恰恰是“第三世界文学”中的这种“第三世界性”——它的雅努斯式的面庞一方面包含着乌托邦的种子,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无法拯救的破败景象。<sup>③</sup>这些地区被资本主义渗透和摧毁后的破败景象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正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分裂状态的外在投射。西方读者不愿意面对第三世界文学,是因为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无意识,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因为在那里他们只能找到混乱、无序、非同一性、断裂、无法兼容的各种冲动,等等;而作为“民族寓言”,这些文本则透露出一种无法被资本主义文化机制所吸纳的、无法

纳入一种自我同一的个人主体性想象性建构之中的集体性。

注释 [Notes]

① 杰姆逊明确表示,“民族寓言”一词不该被理解为对于文化上或政治上稳定的“身份”概念进行辩护;相反,诸如“民族”或“身份”之类的概念无法在不考虑具体历史情境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理解,参见该文第 78 页及以下。

② 参见 Jameson, Fredric. “Periodizing the 60s.”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Vol. 2.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207. 同时,相关论述亦参见 Cols, Santiago. “The Third World in Jameson’s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Social Text* 31/32 (1992): 258–70.

③ 例如参见 Jameson, Fredric.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2008. 578.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Ahmad, Aijaz.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Autumn 1987): 3–25.

Cols, Santiago. “The Third World in Jameson’s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Social Text* 31/32 (1992): 258–70.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Jameson, Fredric.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Autumn 1986): 65–88.

———.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Ideologies of Theor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 *The Modernist Papers*. London: Verso, 2007.

Kristeva, Juli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Liu,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Trans. Song Weijie,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Palakeel, Thomas. “Third World Short Story as National Allegor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 1 (Summer, 1996): 97–102.

(责任编辑:王嘉军)

## 《文艺理论研究》投稿指南

《文艺理论研究》是一份建立在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基础上的学术期刊。本刊欢迎文艺理论、批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来稿。来稿需未在其它刊物和书籍等媒体上公开发表过,内容希望有问题意识,在学科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深入、创新。行文要求清晰明白,有观点,有材料,有论证,用自己的语言,谈真实的见解。所有来稿请参照以下约定,如您稍加注意,则可减轻日后编辑的工作量,亦可避免稿件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我编辑部工作人员将不胜感激。

一. 稿件形式。来稿请用 A4 幅面稿纸单面打印和装订,请在邮寄纸质稿的同时,发送一份电子文本(Word 97-2003 文档格式)到编辑部电子邮箱:tsla@vip.126.com。来稿请附:1. 首页。内容依次为: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电子邮件地址;以上所有内容的英文译文。如来稿为科研立项成果,需提供相关信息。2. 正文。内容依次为:中文标题、摘要、关键词、英文标题、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以及注释和引用作品。正文中不再出现作者的有关信息。

二. 关于摘要、关键词及作者简介。1. 摘要在 400 字以内,以第三人称陈述,主要概述论文所论的问题,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的结论。不举例证、不叙述研究过程,不作自我评价。2. 关键词主要罗列用来检索文献的主题词,如人名、作品名、术语、概念等 3-5 个词为宜。3. 作者简介主要包括:作者姓名、学历、职称(职务)、工作单位、研究方向等。4. 以上内容均请提供英文译文(英文论文则请提供相应的中文译文)。

三. 关于注释和引用作品。本刊论文格式规范主要参照 ML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文体。所有中文引用作品均请附上英文译文。请作者务必注意本刊的格式要求,所有英译内容请用半角标点符号。具体要求请参看:Joseph, Gibaldi.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Fifth Edition (1999); 吉鲍尔迪·约瑟夫:《MLA 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第二版,沈弘、何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本刊审稿时间为 3-6 月,来稿超过审稿周期而未接编辑部通知,可自行处理。本刊光盘版和网上发行作者著作权使用费,随稿酬一并给付。投稿作者承诺文责自负,如有侵权和学术不端等行为,与本刊无关。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监督举报电话:010-63094651。



## Call for paper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SSN0257-0254), launched in 1980 and published bimonthly, is one of the most highly ranked journals in China that publish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 in arts and humanities, especially in literary studies. We welcome papers either in Chinese or English that concern any issues in literary theory, critical theory, aesthetics, philosophy of 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papers focusing on China and Chinese are encouraged but not required. The papers will be peer-reviewed, and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academic integrity.

The papers should be 6000–12000 words in length, and must follow MLA style. All works cited in Chinese must also have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papers must come with a front page which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paper, an abstract not exceeding 300 words, three to five keywords, and author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name, designation, affiliation (university), email and/or contact information etc. The title, abstract, keywords, and auth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but non-Chinese authors can be exempted from providing Chinese translation.

Authors receive no feedback beyond two months can email to inquire the status, and authors will usually be notified of the final decision about publication within four months. Queries and contributions should email to [tsla@vip.126.com](mailto:tsla@vip.126.com), and all contributions must be submitted as attachment in Word 97–2003 format, and the email subject heading of the contribution must be “contribution from xxx [your name]”.

International subscription is made through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mpany, P.O. Box 399, Beijing, China 100044, at the rate of USD180 inclusive of postage. International subscription code is BM255.

©Copyright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ll rights reserved.

Please send manuscripts, book for review,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to:

Addres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Editorial Board, No. 3663 Zhongshan Rd (North), Shanghai,

200062, China

Telephone: (+86)21-62232881

Email: [tsla@vip.126.com](mailto:tsla@vip.126.com)

期刊名称: 文艺理论研究

发行范围: 公开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华东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刊名题字: 周 扬

封面设计: 陈 澜 杨雍华

电子信箱: [tsla@vip.126.com](mailto:tsla@vip.126.com)

联系电话: 021-62232881

国内发行: 上海邮政局报刊发行处

国内邮发代号: 4-32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152/I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务有限公司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10004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0257-0254

国外邮发代号: BM375

出版日期: 2014 年 7 月 25 日

定 价: 22.00 元

ISSN 0257-0254

